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 第十八回 白猿藏表誣王禪 壽星分貼請仙侶

話說王禪老祖，對白猿說道：「王翳乃是海潮聖人的門徒，奉玉帝敕旨下凡，助秦併吞六國。孫臏這個孽障，豈有不知。因父兄之仇，逆天行事。今死在金沙陣中，貧道只好與他念卷經罷。」白猿不住的哀求，鬼谷子只作不知，便說道：「白猿休得在此處歪纏，只怕誤了你的工夫，趁早往別的山洞府拜請真仙，還好去搭救。」白猿聽說，即不十分苦求，一咕碌爬起來，望也不望，往外就走。王禪便吩咐招霞，踏雪送他出去。兩個童兒，隨後跟將出去，打發白猿出了洞府。說聲「慢走了！」一聲響把洞門緊閉。白猿轉身用手攤一攤道：「你把門關牢了，難道我就進去不得。我從來未見過這樣狠心的人，自家徒弟，看死不相救。今我若回山，豈不是三哥之命休矣。」想了一想道：「王禪他今不肯下山，我叫他人亦做不得，也無可奈何。」自知利害，搖身一變，變作一個螻蛄蟲，兩翅騰飛，順著門縫鑽將進去，飛到石床前。此時王禪上三清殿唸經去了，那道表章還在石床前放著。看了一看，見四下無人，遂現了本相，將表章拿起來，一溜煙跑到桃園，在當初藏放天書之處，將本章藏好，尋塊石兒壓著，照前變了一個螻蛄蟲兒，就飛出洞門，現了本相，打算一肚子的話，然後才去扣門。招霞、踏雪正從三清殿下來，聽見有人叫門，細聽一聽，是白猿的聲音。翻身上了三清殿，對王禪祖師道：「白猿又來扣門哩。」老祖師聞言，把經卷合好，罵一聲「孽畜，既使你去了，為何又要回來。」吩咐踏雪：「開門放他進來，看他又有什麼話說。」踏雪遂開了洞門，引著白猿，又復上了三清殿。王禪便問道：「白猿，你方才既是去了，如何復又轉來，有甚麼緣故？」白猿道：「弟子只為救三哥的心急，去得慌忙，將表章漏在洞中。」王禪吩咐童子，去取表章出來，給他回去。踏雪走至前洞，在石床邊看了一看，並無表章。又各處找尋，蹤跡全無。忙上三清殿說道：「祖師，哀表不知往那裡去了。」王禪道：「你再去尋找尋，豈有不見之理。」童兒又出去了一回，仍不見哀表的蹤跡。童兒復上大殿，去問招霞。招霞道：「方才見過的，想必是被一陣大風，把哀表刮去了。」白猿聽得，慌到鬼谷子面前，胡賴起來。扯著王禪道：「你既不下山救人，也該把表章給還，我好往別處求救。你如何把來藏了！我同你下山，至燕營中講個明白，再寫個哀表，我才有面見人。不然昭王反說我擲了，如何使得。走走，我與你去講明白來。」王禪笑道：「孽障，你敢在我這個洞中撒賴，童兒與我扯下去，且打他一頓。」白猿用雙手扯著鬼谷子的袖道：「打我不得。」王禪道：「好胡說，貧道打你不得麼？我打你個藏物賴人。」

正吵鬧間，驚動後洞裡的王敖，走了出來說道：「兄弟與白猿扯手牽衣的，作甚麼？」王禪道：「只因始皇併吞六國，晒了燕邦，孫臏的父兄姪女，俱喪在王翳之手。孫臏就一怒下山，與他父兄報仇，用火攻陣大破秦兵，黃叔陽請了萬花山的魏天民下山相助，擺了一座金沙誅仙陣，那孽障不知利害，闖進陣中，被金沙打住，只在早晚喪命。燕昭王寫哀表，差遣白猿前來求救於我，我恐墜落紅塵，犯了殺戒，所以不肯下山。誰知白猿詭計，將表文藏了，反向我撒賴。」王敖道：「此乃天數已定，我們難逃殺戒，又況孫臏與我弟兄有師生之情，我們不下山，白猿如何去得別洞請仙。若請了別仙下山破了陣，救了孫臏，我弟兄豈不被人恥笑。」白猿聞言，便鬆手向王敖跪倒叩頭道：「二祖師言之有理，祖師若不搭救於他，誰肯搭救他。」王禪聽得兄弟之言有理，便歎了一口氣道：「也是命中所招，我們同去走走便罷。」吩咐童子，看守洞門。兄弟二人，與白猿出了洞，跨上腳力。白猿後面跟著，齊駕祥雲，望燕邦而來。不半刻，早到了。收雲撥霧，墜將下來。白猿便當先進營，報與昭王、眾將知道，說：「孫三哥師父到了。」

昭王聞言大喜，從天降福，忙叫文武百官相迎，王家兄弟就下了坐騎。燕昭王忙欠背躬身道：「早知二位祖師前來，小王該遠遠迎接，今乃來遲，望乞恕罪。」王家兄弟連稱不敢當，遂一同進了黃羅寶帳。敘禮已畢，王禪就先開言道：「貧道等既入道流，不應染紅塵。只因白猿負聖主的哀表來到荒山，被風吹去，不知去向，故特同白猿到來見駕，祈聖上另寫過哀表文與白猿，好往別處請仙，不至於有誤。」昭王聞言道：「非也，表文是一節小事，小王有一言稟告。二位仙長，孫亞父乃二位仙長之徒，自古師徒如父子。今亞父有難，困在金沙誅仙陣中，袖手待死。即如白猿仙長，只有一拜之情，也下山搭救，何況二位祖師，豈忍坐視不救之理。倘亞父在陣內有三長兩短，二位祖師，不到此地便罷，既已至此，看死而不救，倘或日後說起，豈不被人恥笑。小王此言，有衝二位祖師，乞祖師明示詳察。若肯相助，則恩有山重，一則救燕兵百萬生靈，二則泄孫門之恨，三則完師徒之情。」說罷，淚流滿面，遂朝上跪下叩頭。王禪兄弟連忙還禮道：「貧道弟兄，有何德能，敢受此重禮。有話慢慢商議，不必傷感。」王敖便對王禪道：「兄弟，我想孫臏受困陣中，命在旦夕，倘有疏慮，我兄弟之顏面無光。且賢王是千乘之尊，下此重禮，與我等哀求，就將這神仙不做，與魏天民見個雌雄如何。」王禪道：「此事非同小可，那金沙是佛門之寶，我等如何破得。」白猿道：「二位祖師不必煩難，此陣弟子粗曉一二。」王敖道：「你知陣麼？你可細細說來，我們方有主意。」白猿道：「弟子雖然明白陣中安設，卻不會破得。此陣共有四門，門上俱有一件法寶鎮守，一時難以打破。必須要請掌數下山，用拘仙牌去請幾位仙長，自然破得。只恐怕掌教不肯下山。王敖道：「要請掌教不難，在我身上。快些虔心另寫一道哀表，待我兄弟二人親自拜請。」昭王即忙修了一表立，遞與二位祖師看過。二位仙長即命白猿背了，辭別昭王，出了黃羅寶帳。說一聲：「賢王請少坐，我等去也。」

兄弟跨上腳力，白猿背表隨定，一齊駕起祥雲，半時間白鶴山已在目前。便一齊齊齊落雲頭，也無暇觀看山景，一直飛奔洞門。只見白鶴童子，手提一筐靈芝，引著梅花鹿，從山灣裡過來。王敖上前叫一聲：「我的賢師弟請了，祖師可在洞中麼？」白鶴童子抬頭一看，認得是王家兄弟與白猿小仙，便笑嘻嘻地問道：「三位到此何事？」王禪道：「我們來拜見祖師，煩勞通報一聲。」白鶴童子道：「好來得湊巧，祖師正要往崑崙上下棋，想必就要出洞去了。」一言未盡，只聽洞門響處，一對童子引路，後面南極老祖手執如意，也出洞來。王家兄弟搶行兩步，雙膝跪下，口尊：「祖師老爺，弟子王禪、王敖願老祖聖壽無疆。」南極子停止了腳，見王家兄弟後面跪著白猿，背上背著一表道文，不知何故，便問：「爾等不在洞中修煉，到此何事？」王禪叩頭，把孫臏在易州遭難之事，說了一遍。又道：「白猿背的是燕王的哀表。」南極子微笑道：「此次不比得黃伯陽了，王翳是奉天差遣併吞六國的，殺死孫門四口，也是天數。孫臏這孽障，膽敢下山逆天行事。惟是上天造定，魏天民等應死於五雷之下，貧道也難免要惹紅塵，爾等起來。」白猿便除下表章進上。南極老祖看了一遍，叫白鶴童子收了，供在洞中，又叫他取了幾件法寶來。白鶴童子領命，送表進洞內，攜了那寶貝出來，雙手遞與老祖。老祖便叫白鶴童子：「可跟我去走走。」白鶴童子聞言，把袖子一抖現了原形。老祖跨上仙鶴，吩咐童子看守洞門，遂遙展祥雲，起在空中。王家兄弟、白猿也縱金光，不多時早到易州的大營。燕昭王、蒯文通等，正在營中盼望，忽聽見半空中鶴聲嘹亮，蒯文通就知是掌教祖師來了，忙尊聲：「我主萬千之喜，空中仙鶴長鳴，是掌教祖師到了。我君臣們快點香燭，出去迎接。」昭王聞言，喜之不勝，傳旨快排香案，親自舉香出營迎接。

只見空中瑞氣盤旋，彩雲燦爛，祥光之中，南極老祖跨著仙鶴，王禪等在後跟隨，一聲響亮，齊落下來。昭王一見，搶行幾步，伏地卑躬道：「早知掌教祖師仙駕前來，小王等叩頭迎接。」南極忙頂禮相還，便道：「貧道受當不起。」遂拱手，同進了黃羅寶帳。送南極子升了寶帳，率領眾文武行了禮，然後昭王坐下，其餘侍立。昭王傳旨擺宴。南極子道：「賢王，多謝了。我出家人不敢多擾。」說猶未盡，當駕官排上筵來。只見雖無火棗與交梨，也盡人間妙品。南極子一見說道：「賢王，貧道已心領了，可撤下去與眾文武罷。」昭王見南極子不沾人間煙火，也不敢強。遂傳旨撤下，便起身說道：「小王的哀表，叩請祖師下山，非為別事。只因秦邦並盡六國，孫門父子陣亡。孫臏下山，要報父兄之仇。誰知秦營請了一個道者魏天民，擺下一個五行誅仙陣，將亞父困住，已經三日，存亡未知。望乞祖師大發慈悲。一來解一解倒懸之苦，二來救一救亞父之難，小王刻骨難忘，感恩不盡。」說罷，一撩袍服，就要跪下。南極子一見，快用手豐扶道：「賢王且請安坐，我出家人不下山，今既下山，豈肯袖手旁觀。如今先要見一見他的陣勢如何，才好調遣群仙來破，必然救出孫臏。」昭王聞言，心中喜不自勝：「全仗祖師法力。」南極子便叫聲：「白

猿，你如今隨出家人前去觀陣，王禪兄弟在此相陪賢王略坐，出家人不過片時回營，不必遠送。」遂與白猿步出營門，跨上仙鶴而去。白猿也隨後駕雲，往東角上來。此時天已黃昏，只見四門旗幡之上，盡掛燈燭，巡營的鑼聲振耳，槍刀劍戟如林，這就是誅仙陣。老祖忙用金光，把本身遮盡，因各門上有神將把守，恐防走漏了風聲，故用金光掩住了法體，然後睜開慧眼一看，只見：

四門之上長愁雲，
備掛仙家奧妙真。
本命星辰藏寶盒，
金砂坑內陷孫臏。

老祖看罷，連連點頭嗟歎道：「孽障今埋在金砂裡頭，也是你自招自受。」便叫聲白猿：「你快暗暗進陣中，到法台上，先將裝仙盒盜來要緊。」白猿聞言，一縱金光，便進陣中。諸神見他印堂上有王母六字真言，不敢攔阻他，竟上法台來。看見裝仙盒上，又有三道靈符封定，又有太白金星在旁守住，白猿不敢亂動，轉身下台，縱金光出了陣中，稟明瞭南極子。

南極子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且回營中，再作道理。」於是拔轉雲頭，回到營中。收住雲霧，落了下來。軍士看了，忙進內報知，昭王等領眾出來迎接，進了寶帳坐下，昭王便問：「掌教祖師，魏陣如何？」南極子道：「此陣倒也利害，皆是孫臏在前結下之仇。因在齊破了黃伯陽擺下的陰魂陣，他開齋破戒，被山人杖打八十，打落人身。今番此陣，乃黃叔陽請魏天民擺的，以報兄長之仇。這誅仙陣，雖有法寶神將把守，倒也容易。只有金砂，乃佛門至寶，倒有些難處。出家人少不得要請別山洞府，有能的真仙，同著商議，再破此陣不遲。」說罷，就叫速取過文房四寶來，親自寫了那請仙的柬帖二道，交與白猿道：「一帖你可先到鐵叉山八寶雲光洞李真人那裡，一柬帖可到玲瓏山窟窿洞請土真人。」白猿接了柬帖出營，忙縱金光去了。又叫白鶴子，領了拘仙牌：「到二龍山赤鬆洞拘黃石公速到易州商議破陣之事，不可有誤。」白鶴童子答應一聲，接了拘仙牌，出了營門，就將拘仙牌懸在空中，兩袖一抖，化為白鶴，騰空而起，一時無影無蹤。

花開兩朵，各表一支。單道白猿，領了請仙的帖，飛奔鐵叉山來。不一時已到鐵叉山了。這鐵叉山的山景，與別的山景大不相同，白猿也無心賞玩，飛奔洞口而來。只見洞門緊閉，在外連忙叩門。有守門童子，隔門問道：「是那位仙長，到此何事？」白猿道：「借仗仙童與我通報一聲，說雁愁潤白猿，奉掌教南極老祖的柬帖，前來奉請。」童兒聞言，把洞門開了，看見果是白猿，便笑道：「白猿仙來得不湊巧了，家祖師往玲瓏山窟窿洞土祖師處，談道去了。」白猿大喜道：「我也要往窟窿洞那裡去請土祖師，你可關門，我也去。」忙展金光，飛奔玲瓏山而來。落下雲頭，只見洞門大開，裡頭出來一個童子，手提花籃，往外正走。白猿便叫一聲「仙童何往？」

那仙童聽見有人叫他，認得是白猿，便道：「仙兄你無事不到此呀？」白猿道：「你祖師可在洞否？」童兒道：「正與長眉老祖師，在洞中講道。」白猿道：「煩你通報一聲，說我白猿奉掌教南極的柬帖，有緊急之事面講。」童兒聞言，忙進洞中，上三清殿稟道：「洞外有雁愁潤的白猿仙，說奉南極祖師柬帖前來，有要事面講。」祖師笑對長眉道：「想必這老兒，又有什麼破陣救苦的兵事，來請我們了。」長眉老祖道：「且叫白猿進來，便知分曉。」童兒聞言，把白猿引進內來。白猿看見二位祖師俱在一處，把柬帖一齊遞了上去。二位起身接了，白猿才跪下叩頭道：「弟子叩見祖師。」二位祖師吩咐起來，然後拆開柬帖一看，長眉老祖便道：「掌教這心也軟，孫臏既然不退凡心，有難應該他受，為何又來叫我們。」土祖師道：「道兄豈不知道孫臏的難星未滿，殺劫未完，況他父兄冤仇為何不報。始皇興兵，那是奉千佛牒文，玉帝教旨。雖是正理，我想黃叔陽、魏天民兩個妖道，擺下惡陣，困住孫臏，也不過始皇的德高福大，難道就不知掌教的利害。論理我們不該下山，一則恐礙了掌教的臉，二則孫臏有滿門之冤，三則兩個妖道藐視清規。少不得我們要下山去走走。」吩咐童兒：「快進後洞，取我的幾件寶貝出來。」看官你猜，這個土祖師是那位呢？他乃是夾龍山飛龍洞懼留孫老祖，在先興周滅紂那時，被七煞星張奎斬死的土行孫，曾封為土府星君之職，他不受官土府，取回山來，他師父懼留孫因見只有這一位徒弟，不忍叫他在天上受職，遂奏准玉帝，帶土行孫回山。這懼留孫的道法無邊，就用水火煉成九轉玄丹法，把個土行孫煉成人形，又在玲瓏山窟窿洞修煉，整整修了八百年，道法比前更加了不得。